

明謝肇淛著

新刻



登錄號 007464  
類號  
類別 子部家類  
全書 兩二册

餘

平安書肆

文錦堂  
博厚堂

慶餘序



夫語怪者以奇駭人也聞語怪者考其異常也喜於者生於好怪奇異者出於疑神人也乘其疑好以弄變幻者或的見於衆目或訛傳於衆口而惑多於晦夜幽暗烝昏與夢為徒雖然夢為象之

慶餘

序

屬象有實有虛或隱或顯或起或滅或寓於影或根於想要亦皆本於形而成者也是以虛象終不能違實形亦不能勝民心有失其據則物弄象以劫之形小而象大則或為所惑世有詭奇譎恠之談者於是乎生者也是故雖曰非虛者既步之

妄誕耳謝在杭達士也而其塵錄自誇其不妄者好奇之過不自知其謬也但其事與文多奇雋可喜間時一讀令人思涉奇境目悅於華藻則未必不可把玩也缺者需題因為書：

寬政戊午仲冬廿七日





手書 三宅芳隆撰



塵餘序

孔子對季桓子曰。木石之怪曰夔。蝮蝮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聖人曷嘗不語。惟乎。第非常語耳。要之聖人之所語者。皆本事實。可以傳信。後有作者。吾蓋不能無惑焉。山海僻而辯。其失也罔。齊諧閔而肆。其失也誕。夷堅幽而秘。其失也誣。以資塵談。均之無足尚焉耳。友人謝在杭養遂。三餘識同。二酉宅憂棲息。枕藉典墳。尤忻延接。高軒空集。勝侶雲從。論悉粲花。辭



徵獻壁塵停筆運哀集斯編受而三復遐窮輿  
蓋邇標戶牖顯昭聽睹隱徹幽冥事核而奇語  
詳而俊眩目駭耳動鬼驚心洵談苑之卮辭稗  
官之輿譏以此寶愛而傳遠辟則獲炙鱗翠之  
在御而八珍避雋矣千里三春之入啜而渾醴  
讓醲矣詭石怪樹之迎眸而平楚遜異矣帳中  
之秘名山之藏烏能舍是乎予雖抱子輿採薪  
之憂未忘宋明鱣鯪之嗜故深有味乎是編而  
爲之叙其概如此

萬曆丁未仲秋望日友弟趙世顯序

塵餘引

雞骨支牀。百念灰廢。惟是名根詞障。未盡蠲除。賓友過從。下榻相對。時徵僻事。各記新聞。不能言者。強之說鬼。退則稍爲刪潤。上之側釐。又乃成帙。命曰塵餘。塵餘者。塵之餘也。夫虞初齊諧。繆悠不經。山海宛委。宵漫駭俗。什九卮言。強半道聽。是帙也。耳目近事。歲月有稽。徵且信矣。世固有厭梁肉而嗜鮓鯪者。陳留謝肇淛志。





麈餘卷之一

陳留謝肇淛輯

萬曆間。臨漳呂太學者。家貲鉅富。忽一日。有白衣老翁來求僦宅。呂訝之。不許。往復數四。翁艱然曰。吾以情求。若耳。若能禁。乃翁不來乎。即日徙入其宅。車馬僕從。紛紛闐咽。呂知爲恠。萬方禁之。不能去。呂有好婢。翁召令服役。暮年。婢誕一子。彌月。延客滿堂。冠裳巾幘者數十人。酣呼竟夜。既去。一客醉不能動。就視。狐也。呂家人擊

殺之。翌日諸客皆至。號哭叫罵。奈何暴虐損我  
人口。吾必令若傾家。乃已。既共舁出。殯塋樹表。  
治隧一如人間。越數日。有大狐入。呂宅緣屋走。  
呂率家僮。競持鎗戟格之。良久奔入馬草中。露  
其半身。衆盡力刺之。至死。就視。乃七八歲小兒  
也。驚撓莫知爲計。而呂佃戶家失兒。驗其屍。良  
是訟之官。呂竟坐抵繫。囹圄者三年。新郡守至。  
詢道路之言。如一。始爲出之家。皆蕩析畧盡。白  
衣翁亦竟不至矣。

嶺南劉少已典試。道出洛中。至一驛。甚肅而不  
啓。問之。曰是驛多恠。往來者皆駐別館。劉不信。  
命啓之。入則堂宇高邃。景物荒涼。劉稍疑懼。鎖  
家室於別所。而自處中堂。一奴榻前。地臥。至二  
更餘。忽聞有大聲轟然。劉意爲門圯。而頽不之  
恠。食頃。又有聲而漸近。又頃之。則聲在中堂矣。  
如物之行。而步甚重。周旋良久。至僕枕邊。遂聞  
齧嚼之聲。如嚙枯骨。劉股栗莫爲計。意僕且齏  
粉矣。久之無聲。天漸明。劉潛於帳內。窺其僕手

足欠伸恐極大叫僕蹶然而起都無所苦也劉甚疑駭瀕行館人檢什物失一鐵燈檠遍搜得之於僕枕邊已爲物嚼去其半齒痕斬然竟不知其何恠

方思泳歛人也其家數十口皆先後死於水思泳出外十餘年杳無踪跡儀真民市一鱉殊大食之以甲賣藥肆細視甲內隱起數字云徽州府歙縣靈山方思泳作鬼以下數字漫滅不可識既喧傳方氏親族咸來索觀藥師惧而碎之

嘉靖間事也

密雲妓母女二人有客至欲宿女女有他客遂宿其母但覺交接之際通身奇癢不可忍客就舐其體隨舐癢隨止亦不以爲恠也夜半妓稍出月色微朗回視帳中見客身軀洪脹面有白毛尺餘怖極奔扣女門比啟門則恠已立女牀前矣良久恠去女朦朧中似有呼之者欲出輒止如是數四竟隨恠去披髮裸體行如飛其家驚叫追之不及數里許詢道傍人云適見一裸

體女去甚速。他無所見也。又追里許，則女履髮委地，僅餘白骨，淨如刀刮。髓亦枯乾矣。大小冤駭，瘞之而歸。

天津民石秀者，其婦爲祟，所據歌哭不恒，莫見其狀。一日呼秀，令覓馮真人。人到，復問到未，答已在客位。復曰：煩客爲吾馮真客。曰：不見君形，從何馮得？曰：君但圖一白鬚老翁，頂二郎冠，穿紅足矣。何固問如言，圖與之掛榻上。人始疑其狐也。一夜石出，便見門前後盡放，驚呼有賊。祟

叱之曰：汝那得焦賊？乃爾石入庭中，有二醯缸，頃間飛二磚擊碎之。石伏不敢動。翌日門扇鏽如故。缸亦無恙。彌年婦誕三子，皆狐也。家擊殺之，祟來叫罵，奈何殺我兒？遂謝之，乃已。秀至今在祟，亦如故。

嘉靖丁酉年，林太守春澤有墳庄，在錦溪守墓人陳四入旗山勾漏裡採薪于大岩谷中，拾一大龜徑二尺餘，繫以柔藤，歸懸於柱。來報林林訝之，曰：龜徑尺，即神龜也。汝安能得之？即令陳

往取比歸家藤繫縛如故龜脫去久矣。

魚臺白娘子狐妖也置田宅家資甚豐而獸與一指揮往來甚密凡爲人卜休咎必托指揮傳言所獲亦分之凡三年一日謂指揮曰吾數滿矣當與君別所置家財悉以留贈仍索湯沐浴閉戶授之以劍令守戶外曰有喚則入有頃喚入室見一美女而尾甚長叱曰若尚不動手指揮解意持劍斷其尾驚叫一聲杳然不見自後絕跡。

江右湯道人能以符水治怪一日池州民王姓者家爲狐惱迎湯治之將至見王家人中道來其勿往湯歸數日則王復來請原未嘗止之也湯心知有變帶隨行一道童授以符曰道中有急則焚之自以一符密置衣領中行至陰坑離城四十里見道旁宅舍高敞王氏小僮拜迎道左曰候客久矣問那得在此曰是主人新莊以疾故移此耳遂入數重門每入輒鑰至最後一院有老翁踞坐大責湯曰吾與若素無仇奈何

預他人家事。今日相見，必無捨理。湯伴遂謝，求  
 出不可得。仍哀鳴告饑渴，怪命以水飲之。湯得  
 水，便出符，含水直前喫。恠忽霹靂一聲，屋皆不  
 見。道童在外，如夢驚醒，惟見荆棘叢滿，無出入  
 路。叫呼行人，共持斧伐棘入其中。則湯懵然坐  
 地上，傍有大狐震死。王氏怪竟絕，湯歸悒悒失  
 志，踰年而卒。

太平山中多虎，有樵者入山。日暮為虎所攫，負  
 至一所，樵者佯死。虎乃跑一坑，置人於中。將少  
 木葉，併土覆之，遂去。其人欲走，竊計虎當復來，  
 不敢動。頃之，虎果至，審視良久，乃去。此人走起，  
 不知所之。顧道旁有大樹，緣其上，匿焉。又食頃，  
 虎領一太虎至，恠所發之，不見人。徬徨數四，躡  
 踞於大虎前。大虎以爪微掌其頭，徑去。虎伏不  
 動。此人終不敢下樹。至明，行人稍集，乃大呼前  
 有伏虎。行人聚衆持械往視，虎已死矣。視其頭，  
 腦骨皆碎云。

嘉靖間，蒲臺城南街居人李姓者，門外烏巢，雞

皆四足以爲妖而殺之。又四十三年。大清河北有豕。產象。主人恠之。擲之於河。

嘉興張巽爲諸生。落鳧不第。往天竺祈休處。夢神告之曰。成不成。平不平。十里灘頭問老僧。翌日遊湖。至十里灘頭。果有老僧在焉。張揖之。僧合掌曰。解元萬福。問以成不成。二語曰。是戊午也。至是秋。果省試第一。

張巽爲孝廉時。好請謁。爲有司所厭。嘉禾民有太辟。求脫者。卜莫吉。卜求張孝廉而吉。以二百

金爲賂。張入郡。投刺。郡守李者。怒不出。適李同年王使君。江右人也。亦至。俱坐客次。王不知爲張也。卒問曰。君處張巽死。未曰未死。曰如許。紕繆得解頭。若爲不死。因極數之。張唯唯而已。既而問姓。曰某。即張巽。王大慙。無以自容。稱死罪不已。俄李守出張爲太辟。居間。李殊不可。王使君力從。更之。既別去。張往謁王。極纏繞。王愈媿。復貽書郡守。強以必從。曰倘不得。請某將以死。謝張矣。太守不得已。竟爲出之。

宣城民失其姓名夜騎馬歸見一女子哭道左求共載民知爲恠也抱持馬上不舍至家門首大呼家人啟門女窘急求下民固持之既入室視之絕色也妖態媚姿世無所有民終疑懼不敢近幽之別室民有逋於木商五十金覘知商欲上妾伺其來索對欲賣女償之商果求女一見驚心喪魄欲以此女折逋民欣然奉之破券而歸女性既明媚姿亦婉約商得之殊爲過望寵惜逾等如是暮年漸成羸瘠適有道人過其

居詢隣云此誰氏之居妖氣太盛俄而商至鄰指示之道人大駭曰此官人爲邪中深矣不出一月必死鄰引以語商商猶拒諱道人再三開諭吾何所利於若但不忍見若以盛年自墮鬼錄耳假無之即治不驗何害商始迎道士入宅設壇作法女在室中始猶怒罵繼以號哭終而哀祈備至道人不可叱令速還本形瞥然倒地乃一狐也道人索木甕令狐入其中封以符泥負之而出莫知所之商病遂愈



唐錄 卷一 八  
候官六都林源清之祖。其上計道經穀城遇牧  
羊老人云。子得非赴春闈耶。子勿往。與老翁坐  
片時。林不應。老者云。即往。亦不第。林拂袖而去。  
果如其言。下第從故道。復遇老者云。子不信我。  
今何如。林遂拜問。以後功名所就。終不許云。子  
非富貴中人。遂授之一書云。子讀此。神仙可得。  
林未至家。里人病疫。病者自言。林法師至矣。可  
移他處。亡何前村。即病疫。里人往告。令求林法  
師一符。符未至。而病亦愈。法師遂隱於蓬萊山。

山下有潭。時有紫龍爲惡。法師驅之。戒勿損民  
居。及壞禾稼。龍遂從白鶴溪穴地而去。今其溪  
雖雷雨暴漲。湏臾即涸。蓋其下有伏孔焉。山上  
有龍源觀。觀前有澄潭。路傍圓石如鼓。相傳法  
師朝元日。震鼓四方。皆聞。

候官庠生林漢福。清王井人。有族弟。膂力甚壯。  
一日三更時。入海捕魚。將過小澳。見一女子。姿  
色甚美。云。儂欲過澳。見母望乞背負。免致涉水  
之苦。林知其妖。即首肯之。兩手緊持女子手。兩

肘挾其足急背歸家妖哀號求脫林持之愈急  
及家扣門呼其妻曰持火來吾海中得一大魚  
妻開門林云非魚也鬼也妻驚失火擲地却入  
閉門適堂前有大桶覆地林以足撥開急以鬼  
納其中而覆之身坐其上天明啟視乃敗血一  
塊長二尺遍示鄉人余友林熙工親見之

嘉興屠濠者爲孝廉時以非理毆其妻至死妻  
且死曰吾必有以報君越廿年濠子履祥與交  
人陸生飲甚懽陸出門而死於道遍體皆傷家

人執履祥以訟不勝掠自誣伏後來者心知其  
寃爲細求賊終不得也卒坐戍計陸生之年則  
妻死之日也人以為冥報云

渤海大清河有鐘自西浮來且浮且鳴蒲臺令  
率衆起之遂止及懸晝夜有聲後有道人過此  
以馬策擊之明日視鐘有裂紋數十道自此不  
復鳴今縣治所懸者是也

僧知永者陽信人精戒行兼通技術城南十里  
有大地當道行客患之以請永永至其地以手

指虵口念神呪數語虵即隨風飛去

歛女江氏及笄時遊園中忽旋風至如有所感  
比入門已有美少年在室內相就狎昵怪每至  
女輒昏狂如醉及去一無所覺如是者數月母  
醜露嫁之吳氏行至道中怪追至燈炬一  
時皆滅昇轎夫便覺加重頃之聞轎中叫罵聲  
吾與汝相處幾時奈何棄我逃走謂我無覓處  
耶既入吳宅恠謂女此汝百年喜事姑讓汝夫  
當夜如常翌日夫進房則怪先在榻矣夫近女

女輒穢罵嚙爪其體夫前後延法官數十禁之  
百端終不能祛一道人朱書符數百道圍布戶  
牖仍戒令密糊其室恠至果不得入在外巡行  
肆罵良久屋角有一點漏明怪颺然入矣嚙女  
通身盡腫夫無如之何往龍虎山訴之張真人  
真人授以符令焚之比歸恠迎與格鬪紛紜吳  
亟令家人取火焚符忽見王靈官立庭中朱衣  
吏四人直入女房中擒恠去頃之女在榻上見  
一大蛇自窓孔入通身無皮流血淋漓女大恐

走出俄又見前朱衣人捉蛇去自此遂絕

章吏部元禮在京師僦一宅宅多凶怪人莫敢居章素不信鬼神一日與友人羅伯生談頗久夜深入內但聞火燄薰灼驚破戶入則一妾裸死牀上二婢一撲地下一撲炕火中體已焦矣救治久之妾始蘇自言夢中爲一媼呼去相隨途中聞君號聲故還耳然媼夜當復來章尚未信至夜以諸奴圍宅外夜中聞有呼其妾小名者聲漸近章亦聞大呼叱之始去如此三夕章

乃徙他處怪遂絕妾亦無恙

梁文康儲年八歲出就試令長小之令屬對曰兩棹並行櫓速不如帆快卽應曰八音並奏笛清其奈簫何長大敬異之

蒲臺人周鐸洪武間充國子生太祖夜夢天

傾西南一朱衣人刀擎之明日蚤朝班內得鐸貌良肖檢公服內果衣紅楊袍召與語說之擢爲陝西布政使

萬曆戊戌夏六月滕縣舊吏部黃中色家龍起

先是亢旱彌月至日大風雷雨交作屋瓦飛蕩  
市人皆辟易顛仆而黃家中但覺殷殷然少頃  
有龍蒼白色長十餘丈自中堂西北角穿瓦而  
出頭角鱗爪歷歷可數漸入雲霄而滅時以爲  
瑞黃作詩有龍飛人尚作龍眠之句逾年黃夫  
婦相繼歿

北京指揮朱某者失其名自言知前三世事初  
一次爲蛇云伏草中每至暑熱遍體荼毒不可  
忍饑渴且甚求死不得望見車來橫道中欲爲

碾殺將車人見之頽返走後見樵人伐薪乃入  
薪束中伏遂爲樵人所死再生爲豬不數月膾  
炙見屠雖死而魂不散人每市肉一片則竟亦  
分隨之去至入釜始滅肉盡乃已三生爲馬云  
馬不畏鞭惟脚踢其前脇則痛楚非常每至登  
高痛徹心骨今生乃獲爲人每至乘馬登高未  
嘗不爲下也

林漢鄉人亦捕魚爲生三更時至海遙見巨浪  
三層至岸有怪物長丈餘身如羅刹登岸與鄉

人鬪鄉人力弱正危急時適寺鐘鳴鬼逐聲頂  
禮且禮且鬪須臾鐘聲轉急鬼禮拜不暇遂不  
及復鬪及鐘聲已歇忽聞鳥聲天將曙矣鬼跳  
入海其人得脫

富陽民宋某者善妖術能剪紙爲猫犬鬼魅之  
形夜放入人家爲魘破碎器物拮擊門戶乙未  
之秋祟見於杭杭民大擾中丞而下爲設醮於  
城隍及關王廟禳之不得也既而被祟之家延  
宋治者輒愈衆疑焉白官擒宋訊之具得其狀

斃之枯木

杭試院中有糊獠爲祟每脩葺之歲則逃入布  
政司天花板上或舊府中揭榜之日則復入矣  
人常有遇之者頸尚曳一鐵鎖其白如銀辛卯  
揭榜後二主司夜宴坐室中糊獠竊其冠學人  
行月明中主司懼不敢問也諸剖劓人尤爲所  
黷無寧夜癸巳秋里選余從督學使者入院夜  
半諸工喧噪驚起問之曰糊獠穿手引人體冷  
如冰捕之不可得今不知何如也

萬曆甲戌上元日。鎮江民有從親故飲者。日暮  
出城遇一故人死已久矣。忘其爲鬼。遂與道故  
鬼問何之。曰。將入城觀燈。鬼曰。此中燈不如金  
陵子從我乎。民心雖怪之。不敢言。遂從之。行食  
頃。至一城街市。燈火果金陵城中也。行有頃。鬼  
曰。此中燈亦寥落。聞杭州今夕都司張烟火。曷  
往看乎。民又把其臂行。有頃。至都司堂上。三司  
官方會飲。燈火伎樂紛紜陳設。鬼與民伏梁上。  
民告以餒。鬼下。至諸官前。輒辟易者數四。未至

一坐。攫得餛飩數事。與食。問其故。曰。某人祿位  
正盛。某人不食牛肉。我皆不得近之也。觀良久。  
困倦願歸。鬼曰。君且坐。吾先行。鬼歛然而逝。其  
人即形現爲吏卒。所見驚懼。墜地。賓主大驚。以  
爲盜。刑訊之。具道本末。莫之信。民懇祈曰。某今  
日黃昏方離某人家。可鞠也。官置民於獄。遣人  
至鎮江。驗之。良信。乃得脫。

閩俗古溷中。相傳有三足蟾隱其中。其氣襲人  
必死。萬曆癸巳夏。張煒者爲刑部郎。家溷深可

五尺許。一日豕入其中。不出。命僕拯之。相繼三人皆溺死。張募人竭其溷。竟無所見。人疑張以過殺奴故。爲此說耳。逾一年。城南有古溷。亦然。溷者相繼四人皆死。人無敢近者。始知其信怪也。

交州司李周宜謙。長沙人也。家中舊有一亭。欲更新之。脩理之次。忽見柱下空空如洞。亟移柱視之。下已陷數百尺。如井狀。亦不知何時陷也。周亦無恙。時萬曆戊戌歲也。

同年武進胡原徹。爲諸生時。會課常經由城邊。一路荒涼。無人跡。一夕前行。見有物當道。如人蹲者。呵之不動。命僮持燭視之。僮大叫仆地。胡自往看見。如猪首。目赤眈眈。牙出吻外。咻咻氣喘。胡素壯勇。舉足盡力踢之。吻然有聲。如豕滾至城下而沒。比旦復往。見滾處。一路草俱盡。求怪竟不可得矣。

新都朱生者。學召鬼。一日聚生徒於講堂中。爲之鬼果至。卜吉凶。皆歷歷荅對。既而求去。朱初



不得發遣之方。鬼於是哀嘯講堂中。諸生徒驚散。且盡。如是年餘。有道人至宿其中。鬼復號叫問之。曰。我鬼也。爲金天王送書至。中途被朱君符召。至今。今年餘矣。不放吾歸。饑寒不可忍。奈何。道人爲書一符送之。從此寂然。

萬曆丙子。冬至前二日。閩中決死囚之次。民家陳某者。忽聞扣戶。出視之。一客自言渴求水。陳取水至。見客手脫其頭。就盃飲。陳驚懼入門。少時即死。

趙仁甫令梁山曰。忽有郵足遞至。一傳牌稱王皇殿下瘟部太王焦欲巡。鄆都等處。索輿從。供需之物甚備。令厲且急。詢之。至自射洪。沿途禮拜醮祭。虔送公私所費不貲。仁甫素持正。不懼。率吏民持至郭外。碎而燬之。左右咸失色。時藁州儲二守佶署郡篆。業設醮備物。伺之。聞令燬牌。大詬禍至孰當也。仁甫曰。我身任之後。竟無他佶始媿服。

丁應泰爲休寧令。休寧民逐虎。虎急竄入一古

廟中見土偶巋然以爲人也攫之偶踣而折虎腰虎斃焉翌日聞於丁丁命播之歌謠以爲異政。

蒲臺人任繼宗少失母比長尋之弗得一夕夢神告之曰汝母居海畔辟纁衣縞者是也詰且往求之果得母以歸。

汪司馬伯玉與劉顯都督行軍汪謂顯曰吾之善飲將軍之力天下所聞也今當萬衆屬目之地思出一絕技如何劉曰諾顧左右取一巨案

重可四五十斤悉取樽壘杯卮之屬布之令滿不足則以椀繼之皆注酒焉劉以一手舉案之足立於汪所而汪次第取器悉飲之不踰時而盡無遺漑劉亦無困乏之色三軍歡呼動地是日乃大破賊。

臨安一日決囚囚紹興人臨刑涕泣稱冤持刀人給之曰至時我與汝方便任爾逃走其人懼喜行刑之際意中卽如得脫盡力奔走至萬松嶺嶺旁有一丐人凍餓垂死忽蹶然起坐如平

時逕往渡江至囚家款門家人出問之曰我某也臨刑得脫逃至此語言舉動良是而貌非也驚疑之際有自武林來者曰某已決矣家人益怪問之具道所以歷歷然家中事巨細并妻子小名皆言之妻子不敢認遂削髮出家不知所之。

萬曆丙申秋姑蘇脩虎丘塔構木爲架環其外已備有一道人來觀自云善走衆問之道人曰可於若輩中選極趨捷者令從塔中走至第四

層垂頭呼我如其言時道人方在地下其人呼畢急往上走至第六層則道人已從架木步至絕頂矣如是者數四工完亦失道人所在

萬曆己亥秋陝西狄道有山數百尺一夜陷入地中其旁湧出小山五所皆數十丈相去百武先是數夕山旁居人但聞山上有金鼓聲遠視之有火光照人民皆走避無何遂有此怪

蒲州楊元祥舉萬曆癸未進士選館職其妻悍妬元祥嘗狎一婢妻輒怒之元祥無如之何每

用繩繫梁間詐欲自縊妻驚救之如是數四既知其詐也亦不爲意一日又狎其婢妻叫號欲救之元祥入室閉戶妻猶怒不解食頃不聞聲破戶視之已縊死矣

劉宗伯楚先母素能文一日其子偕童子四五自學舍歸夫人見築墻者五人命諸子爲破題皆不可衆踈曰母試爲之卽應聲曰人數比乎舜臣職業同於傳說

李博士東先東阿人善天文嘉靖辛丑嘗覽天象語人曰宮中當有變已而宮人楊金英伏法他日又告人曰禁中當火已而御廡焚東先曰未也已而三殿災其奇中如此

有名醫將入蜀見負薪者猛汗於河中浴醫曰此人必死隨而救之其人入店中取大蒜細切熱麵澆之食之汗出如雨醫曰貧下人且知藥况富貴乎遂不入蜀

錢塘布政司前有一長鬼每陰雨之夜輒出市中高十餘丈常在人家簷上坐足垂至地杭人

多遇之者然不爲禍福也。

有一朝貴官京師有二子甚愛之一日家僮出  
海岱門外遇一乞兒啼視之乃其王次子也驚  
問之曰數月前被人擯至此迷失歸路凍餓殆  
死僮携歸告王王驚曰吾子見在講堂中往視  
則已失矣將兒養數月始平復如常。

復州郡城宅多鬼余七八歲時從一塾師師每  
暝輒出外堂閒遊余一日自內室出將入講堂  
見師凭欄凝盼如有伺者見余却入余舉帷視

之寂無人跡走出堂則師在焉始悟爲鬼時亦  
不以爲意先母室中尤多怪每至滅燭後擊門  
搬器擾惱無寧夜母持念不懼亦卒無恙。

東阿學宮舊在城南溪上尚書師公年十餘歲  
爲諸生一日五更起詣學舍過溪溪上有人爲  
二鬼魅所持且投入水顧見師公來相視愕曰  
師尚書至矣自投入水去其人遂免因向公叩  
頭曰微生鬼幾殺我。

萬曆戊寅阿城北泰山屯有民田仲收奉神香

火遂爲神所憑。笑歌罵詈。日夕不絕。自稱水晶公。人無如之何。朱應轂爲令。召至庭下。猖狂如故。朱訶之。加五木而杖焉。有頃遂止。曰。神去矣。又有寨子村婦彭氏者。爲狐所媚。飛石走瓦。毀壞什物。其夫張寵訴之。朱批限三日。令去。次日來。數寵曰。吾雅善若。奈何以令苦我也。自是去。不復來。朱濬縣人。

嘉靖庚申年。倭寇入閩。有南臺林姓者。携妻包裏。逃於候官龍湖溪上。遇六都黃岸黃某者。亦

携妻子避難。同居舟中。人傳南臺民居俱燬。燼林哭。妻云。汝尚有包裹在。但得夫妻無恙。房屋付之無可奈何矣。黃聞其言。心動。偶倭至。林夫遁去。妻遂與黃逃。匿黃陽極。詞寬。慤遂携妻子。奔林婦入山。經一險道。傍有峭壁。下臨深潭。黃囑林婦曰。道險。汝一女子。安能携重。待我負之。令林婦前行。推落岩下。骨肉盡粉。黃一家據岩。而視倭退。鄉人皆赤貧。無依。黃獨架屋買田。不二年。十一月內。有一少婦。日暮手持火籠過遼。

沙鄉村問鄉人黃岸黃某人家在何處鄉人叩其問故少婦嘻吁數聲致問不已鄉人指前村新屋即是次日黃夫妻并三男三婦及一女俱病瘟各自言我不幸夫死於倭投難托汝汝利吾財何忍推我於萬仞岩下耶病者旬日俱死只留一女適於陳鄉人始知黃致富之由

張侍郎守鄆虎害人公使吏執符追虎虎熟視符隨吏至府堂乃閉目蹲伏公數以罪撻之約三日出境否則盡殺虎乃去死於其境化爲石

今呼爲石虎。

有僧入暗室踏破生茄疑爲物命念念不釋中夜有叩門索命者僧約明日薦拔天明視之茄也。

許朴濮州人性真率論事多直常觸忤人偶得辟穀術數日不飲食顏色如常未四十棄妻栖東阿深山中居焉能醫人病欲其死心同居數月不藥而愈兵部譚尚書聘至京與語不合譚欲用女鼎而彼守清靜遂厚遣歸辭曰翁老而

面赤好動。健於房欲。必有授以吐納之術者。曉起試看溺器中。溷汁是遺精也。恐一旦火發。抹之遲耳。後數月。譚逝。人以為先見。

吳城重玄寺閣。一角忽墜。計數千緡。方可正。一日燕山有匠者來。自云張撥天。謂寺主曰。不勞費財。請得百餘木楔。可正也。主寺者從之。匠者日挾鉅楔數片。登高敲斲。不旬餘。閣柱悉正。紀綱少與穆肅讀書。臨邑學宮啟聖祠。方夜篝燈。有婦而艷翩翩。且前。兩生疑為鬼物。乃用鍼

紉線。志其首。俄而忽不見。次日跡之。得敗杵。東廡中鍼。志宛然。遂取而焚之。妖遂以息。白馬營在恩縣西十五里。相傳為唐時故鎮。二三里外。農工者。於夏秋之際。侵晨望之。如城郭掩映。林木蒼鬱。日出即不見。每歲約數次。行路人皆見之。

嘉靖十六年六月六日巳刻。恩縣西北四女樹觀音石像。遍頭玉液如珠。踰時乃止。

聊城人丁懋儒。隨大父之衡州讀書。郡齋夜間



獨坐忽聞聲震如雷。回顧一神執鞭而立。若廟  
帥狀。丁讀不輟。神亦隨滅。

正統十四年正月六日。太湖中。太真山小貢山。  
鬪開闔數次。又共沉於水。起復鬪。踰時乃止。觀  
者如堵。

常熟之穿山。有農家。生一子。名保保。肢體柔輒。  
四五歲。猶不能行。終日坐木榻上。善言。人禍福  
扣之。皆應。其家固怪之。然亦因以致饒裕。故不  
戕之。一旦有龍虎山道士。過其門。語人曰。此家

必有妖物。富人劉以則聞之。召道士問曰。若能  
除之乎。道士曰。不難也。劉遂具舟。使往。道士方  
行。保保忽告母曰。有一道士來。兒當死矣。可與  
錢十千。爲兒乞命。母方怪之。道士已在途。潛書  
朱砂符。焚于道傍柳樹根下。保保已在家。嘔血  
又行。不久再焚一符。則有一鱸死於水面。長壯  
可畏。首大如拳。問其家子死矣。

嘉靖間。秀水民吳強腰者。富有田產。然積鏹終  
不能滿萬。如是者十餘載。一日已及其數。爲木

積二各貯其半。列廡之東西。至除夕。忽悸不能寐。聞積中有聲音。意爲盜也。穴隙窺之。見二積自行相就而合。徐復退而返。故處吳大懼。不敢語人。是年杜門不出。至秋九月。縣令張某入覲。諸富民各有所餽。吳自念歲且莫。厄可免矣。具茶酒數器爲獻。張受焉。俄而客至。命取吳所獻酒。啟之。則醬蔬也。更命啟三四。皆然。張大怒。發卒捕之。期必得。乃已。吳捐重賂。爲居間者。說萬端。終不聽。亡命之京師。以三千金謁選曹。移張南

部事。乃寢。而二積所藏。愕然罄矣。

霸州王吏部樂善爲諸生時。倣儻不羈。一日清明。携雞酒上祖塋。行至中途。有旋風撲馬首。王命以酒澆之。立止。是夜夢一丈夫衣冠甚偉。來謝曰。道中渴甚。蒙君杯酒之惠。無以爲報。王問何神。不荅。要欲與相見。良久曰。可於次月朔日。四鼓至城隍廟中。覓我。既覺。密不以告妻子。如期。盛衣冠至廟。寂無所覩。步入廟後。數楹。聞履聲。橐橐。俄有丈夫從內出。卽夢中所見也。與揖。

議父之有僮出附神耳語神即入內且誡王勿妄有所窺王彷徨久之見墻東案頭有文卷堆積試取視皆人姓名下注爵位生死月日又番數紙得已名下大書壬辰歲舉進士授行人轉吏部主事而卒年月皆具觀竟而神適至怒曰語君勿妄窺何故違約王遂謝父之且語以故哀祈求改神曰此天曹處分已定安可移易良久曰惟有陰德可以轉移萬一餘則非予所知王遂辭出至壬辰果成進士授行人即移病家居不欲出其父大司馬遴怒不之信趣之入京甲午遂轉吏部乙未五月卒一如神言

范縣儒學古槐大數圍高數丈老幹盤旋如戲龍雖故老亦不知其何年栽植南京祭酒王嘉諭見之曰神物也知縣楊文進脩學落成飲于明倫堂聞樹中有悲啼聲環立而聽者久之是夜風雨大作摧其東大枝

長樂民女子夜績忽有鄰女容貌姣好衣裳鮮潔首挿金釵時來助績問其家輒以它對夜來

曉去。如是月餘。女心疑之。一日竊視其所往。出門至墻西隅。入穴而沒。女以告父母。率衆掘之。三尺許。得銀瓶。而金其紐。精巧倍常。自是家日殷富。

刑部郎林某者。四十無子。納一妾。其妻外爲優容。而內伎甚妾。孕且媿。妻囑叔生。媿若得男。幸取他人女來易。且許十金。媿利其金。適媿女。亦彌月。豫戒以俟。先一日。媿女得女。次日林男生。竊易之。以女報林。媿惱不已。妻復強慰解之。陽

爲焚香籲天。林不疑也。無何媿醉。洩其事於同部郎王某之妻。王與林最善。聞之。亟召媿訊問。媿不能隱。吐實。王諭其善。視兒仍分月俸贍焉。逾五六載。遷外秩。詣王辭。王密召兒匿室中。留林飲酒中。林語以無子之故。王曰。卿自有子。那得云無。林以爲戲。已忿詆之。王笑不已。再三詰問。令召兒出視之。貌殊肖。已駭問其故。王曰。但問卿內林歸。飲泣以事。詰妻。妻始具道。始末。且云。今已悔之。無及。林乃召媿及子。至父子相持。

而哭。仍將姬女取爲子婦。贍姬終身。

福清民林某女。幼喜齋素。得香水數寸許。刻爲關主像。甚愛之。每食必祭。及嫁。藏之袖中。以行。其夫家素事山魃。娶婦初夕。壻必他往。讓祟先宿。而後合。鬻女。都不知。臨宿。袖中出神像。置寢閣上。夜半祟至。但聞室中剝然有聲。如物被擊之狀。更無他異。天明起視牀前。有血一團。自是怪絕。小大驚問。具說所以。始信神力也。

閩省當道諸公。凡蒞任者。皆由西門入。相傳云。

由南入者。必兆火。嘉靖十三年。四明屠公僑爲左藩。伯入自南門。後一月。雷震萬歲寺。火其浮圖。如太燭。照城中。外數十里。屠公遽詣寺拜火。皇急以雨衣藉地。甫三拜。浮圖之巔。忽有鼎墜地。大書曰。諸天及人。無由見。鼎地。搖三百天。雨四花。土田三變。今古同時。屠人握閩雨衣三拜。梁開平四年書。

男子曾甲。世居閩縣金鰲峯下。灌園爲業。園中有破祠。其神嘗栖箕。自稱兄弟二人。南唐徐知

詰之弟。知證知詳也。書符療病。驗若影響。永樂間。成祖皇帝北征弗豫。詔甲入侍。運箕有驗。遂封知證清微洞玄真人。知詳弘靜高明真人。勅有司建廟金鰲峯下。歲遣龍虎山張真人齋賜衣袍。久之張弗堪其役。致命畢。按劍坐殿上。召之。湏臾二金鰲自帳中出。蒲伏於前。張叱之曰。何等小畜。敢煩乃翁。明歲復來當斬汝矣。先是每歲賜袍。明日二真人親至雲頭謝恩。至是奏免張真人。今但遣官而已。

鄭一觀者。隆慶時福清農家也。雅好持齋誦經。凡桑門之徒過者。無不留宿。罄家所有資其衣糧。先是有年少不知何自而來。挾數百金。占籍於隣村。容貌清俊。器度溫雅。一觀因許以女。招之入贅。其日適有道士求宿。一觀以婚辭強之。乃許。跣坐中堂。手結普安印。凝然不動。湏臾婿至。鼓樂沸天。燈光載道。及入門見道士。一時俱沒。道士叱之曰。畜生來。前後汝故形。赦汝死罪。壻即化為老猴。伏地乞命。道士勅遣之一觀。

大驚拜請何居道士手指前山化爲電光而去  
明日尋其跡得廢寺故基叢莽中有普安佛像  
儼然道士也。

至元間有孫總管赴嶺南任江次登舟爲大風  
飄揚至巨山信步登焉見一大門內廊廡廳舍  
如官府守門者止之曰此考較人間罪福去處  
爾何事至此孫以之任舟行遇風告之并欲入  
廳舍遊觀守者引入見大殿上有王者端坐侍  
衛甚嚴傍一門守者皆狼牙鬼面不許進守者

曰此獄也陽世殺牛食肉者皆囚於此孫之舅  
在世亦好食牛因以姓名問之守者曰有之曾  
聞汝舅食牛肉七百斤罪不可宥孫力懇守者  
托之引見主吏禱之吏曰爾舅罪業至重爾亦  
喜食牛肉陰司亦減爾壽筭只滿此一任矣孫  
再禱求救吏良久曰汝到任若能禁殺牛善誘  
五百家不食牛肉爾舅得升天亦延爾壽孫領  
命而出登舟回視已失山所在矣及到任首禁  
宰牛并廣行勸人不食牛肉踰半年夢舅曰主

者云爾。禁殺牛。曾勸到七百家。功德浩大。神明交贊。我得昇天。汝亦延壽矣。

萬曆年間。閩庠生潘文波。住高蓋山下。在南臺市中。買得磁溺器。無僮僕。候天晚。持歸。至赤東村落中。時將漏下矣。微月踈星。松濤度澗。忽見前有婦人。素妝皎靚。褻以緋紅。潘逆知其妖。恐爲所迷。稍近。即以磁溺器奮擊之。妖亦與磁聲俱碎。只見地上紅光。以爲寶也。檢拾而歸。皆紅瓦礫。藏數日。亦化去。不知所之。

萬曆己亥。福清民林某者。涉溪過一小廟。俛而溺焉。歸家而病。藥之萬方不愈。令巫視之。曰。某溪旁廟鬼爲祟。以三牲禳謝。遂愈。林心不平。戲爲牒訟之。城隍拜而焚之。越二日。林出市。至針舖前。旋風起。足下瞥然倒地。已無氣矣。市人大驚。昇入舖內。報官相視。買棺將盛之。日且暮矣。林忽蹶然而起。曰。適在針舖。歛見一皂若公府。勾攝之狀。即隨之行。入城隍廟。王方升座。旁繫一鬼。相與對訊。始知其故。辨復數四。鬼理屈。王



命束縛加一巨石沉之海中遂命林出既復呼  
入曰吾居是職有年矣未有訟及鬼神者汝才  
民也不可不懲有頃曰發宋推官決二十五遂  
醒翌日偶出市衝推官宋之禎導被決如其數  
林今尚在

塵餘卷之一終

塵餘卷之二

陳留謝肇淛輯

長安羅鳳翔者。嘉靖中。以鄉貢仕。至都御史。羅始爲易州廣文。無子。有婢孕。且三月。妻妬而嚙。之餅師。七月而生子。羅不知也。逾二十載。羅爲開府。以無子。爲族人瓜分其產。夫婦飲泣。而餅師子長。且美如玉。時朝廷擇尚公主州。以其子應選。他姓有妬之者。訴之。刺史曰。此兒所生。不明。其母乃先羅廣文婢也。刺史適羅公門生。

聞其姓名大駭核其事良信遂罷尚主之議而  
飛書白羅羅以詰妻妻辭窮吐實躬命駕千里  
迎之遂爲父子。

宣城民夏某年少忽得異疾眼中常見紅旗兩  
片在前閃爍心恒驚悸以爲雷神號令欲擊已  
每天陰雨輒狂走號哭不可制百方療之弗效  
最後吳中一醫至望見大驚曰某醫人多矣未  
有如此之異者是心與肝相離心反居上此不  
治之証也是必以驚悸得之然吾試爲若療當

盡以相付勿問也乃命掃一密室緘堦甚固戒  
外人勿得窺亦勿得進飲食置爐火其中供湯  
水而已地中鋪設茵褥令極厚已陪夏處其中  
惟令其打勛斗如是三晝夜忽聞胷中砉然有  
聲卽令開戶眼中紅旗已無見矣豁然而愈詢  
其致疾之由盖因獨行於野陡然遇震雷而戰  
遂有斯疾也其家厚謝之醫不受而去

萬曆壬午靈璧縣民李相以宰牛爲業一日晨  
起同里中人往隣邑販牛忽所行地上湧鮮血

尺許。漬澣相衣。氣作牛。攬隨行。隨湧。逝不能止。同行及市人。皆怪之。執相詰。縣令詢其故。置相於獄。申白司府。欲以奏聞。因涉怪。乃止。相被釋歸。遂改業。長齋誦經。不茹葷肉。縉雲管樞密師仁未仕時。正旦黎明。出門忽遇大鬼。數輩。形狀猙獰。管叱問之。對曰。我疫鬼也。當行疫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無也。曰。何故而免。曰。或積德。或門戶方興。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馬不敢犯。言畢不見。

正統十三年。河決滎陽。自開封城北。經曹州。至范縣。水中呶呶。有聲如歌如泣。知縣鄭鐸募夫挽之。得大鐘。一驗其銘。金承安二年造也。移置文殊寺中。

萬曆辛丑夏。歷城穆吏部深者。謝病家居。惚惚如有所失。但常見一人騎驢。走已頂上。入其腦中。行動窸窣。有聲。亦時聞其言語。三日一出。少頃。便來如是者。兩月餘。穆移至村中。其人便去。自後絕不復來。

西山平坡寺成化間。聖駕幸之。見金剛面黑。笑曰。此似火裡金剛。一夕火起。而金剛焚。從大父廷袞歲貢。至京師。謁選。之次。夢授一官。衙宇規制。皆如學宮。而中堂獨非明倫堂。榜旣覺。心異之。以語人。曰。妄耳。安有學而堂不明倫者。旣注。選授臨江府學訓導。比至。所見宛如夢中。而中堂榜爲明德堂。詰之。乃宋文丞相所書。後人不欲更之。故也。笑語僚友。莫不驚嘆。事之前定如此。

澧州吳錢少舉。孝廉。讀書寺中。一日歸省。旬餘。始至。啟戶。見簷際漏滴。地成穴。細視之。有光。命僕鍬之。得精金二十餅。迨計。偕之。夕。偶出戶外。望溝洫中。火光赫然。就視。盡水銀也。自中流出。無筭。亟命燭燭。至則皆凝成銀矣。舉之得千金。後錢官至華州守。緡雲縣民華某。失其名。其母孕時。臨蓐不下而死。家人殯置棺中。昇至山下。停三日。忽大霹靂一聲。其家驚往山下視之。棺裂四寸許。啟視。兒

已生矣。自腰已下。尚以布束之。而母不復活。遂  
收歸養之。及長爲木匠。今尚存。

嘉靖間。山東張秋水漲。有二鐘。溯流而下。一道  
人見之。曰。湏得兄弟十人挽之。則可上。其一至  
聊城。聊城民許姓者。兄弟十人。挽而出之。今置  
府西鐘樓中。者是也。其一。至臨清。臨清民有九  
子。一壻者。相率挽之。且舉矣。其父出呵壻。曰。何  
不多着力。言畢。而鐘沉。莫知所之。

總兵曰。福者太原人。嘉靖己未。以千戶至京。承

襲。携重貲。往欲納陞。指揮與同儕宿逆旅中。二  
人擄蒲爲戲。福坐旁觀。假寐不覺。驚叫。泪流被  
面。如是數四。儕輩怪之。乃令先就寢。夢未熟。覺  
枕畔有人呼之。曰。曰福爾。若不納。指揮則當申  
壬戌榜官。至總兵。若必納。則當有重厄。四月。殆  
不可救。既覺。異之。遂寢。其謀比入京。而見同輩  
腰金者。甚羨之。不自禁。且曰。夢中事。何足憑。遂  
上貲。既得。請繫金帶在身。則兩目。懵然。都不見  
物。去之。則明如故。如是數日。遂得悸疾。幾死。果

四月方瘳。至壬戌登進士。官如其言。

武城城南二十五里。紅花白窪坑。穠生蓮花。艷麗馥郁。異於他植。夜雨時。人過其傍。聞音樂。諠鬧。次日天晴。往則無聞也。

青州趙太史秉忠。少微時。爲父兄所輕。及爲諸生。稍稍有聲。一日過淄河。時方盛夏。水淺可揭。行至中流。忽聞空際大聲傳呼。勿傷趙狀元。趙心恐。亟涉至岸。回視則山水暴下。高十數丈。後來者。人馬皆溺死。趙由是喜自負。至戊戌榜大。

魁天下

順夫解元蕭鳴鳳者。精於星學。推算休咎如神。官郡守。以不職罷歸。舟次遇比部郎張公惣。張素聞蕭術。神試以已命。扣之。步置良久。不言。固問之。曰。祿命書。從此可焚矣。問何故。蕭曰。僕平生閱人多矣。無不中者。獨於僕與君而失之。張曰。何也。曰。僕自揣爵位。應至方伯。而今止於二千石。觀君之命。不出三年。便當作相。而君猶然郎署也。豈吾術有未至耶。遂別去。張公入京。僅

三載以議大禮中。上意遂拜相。既貴，憶蕭言，輒爲起之。十餘年，果至方伯而卒。

嘉靖間，閩縣萬壽橋男子王甲死，而後甦，告其子曰：「吾頃者爲一甲卒，所縛至一太府門下，遇陳都憲紀題，吾舌令報其子孫，因伸舌，舌有字云：『前受貴裔，後貶孤兒，泰圖有出。』八卦先推錯，忙猶寄語子孫，福不微，買臣寄迹，決登皇基，冥司大尹書其子急呼隣人錄之，字跡隨錄，隨滅錄，竟復死。」

平江人王亨正嗜牛炙，忽病瘧，半年百藥不効。沉頓中，夢黃衣人告云：「汝勿食牛肉，則生，更食則死。」既寤，誓不復食，病亦隨愈。

台州仙居李田，其子夢人推車過門，滿載皆書卷，問何等文書，曰：「他年南省及第，人姓名也。」揖而求，觀遍閱無已，名獨有李遂夫者。車人指曰：「是爾姓名乎？」漫應曰：「然。」其人曰：「此一鄉皆食牛，而爾家三世獨不食，當父子登科，既覺，亟更名遂夫，果驗。」



長樂北鄉龍塘，尤拔言表親王姓者，養羊爲生。一日晝，憇恍惚間，見鄉人鄭三穿白衫，以花幌繫腰，直入羊欄。王自言：鄭三已死三年，何由至此？遂入欄視之，羊已生三子，中有白者，腰花色，異之，終不肯售。一日王有佃戶娶婦，欲得大羊，王貶價與之。佃疑問：甲主此羊何輕？直若是。王道：其來歷云：鄭只負我會銀四錢，今足其數，不可多得。佃亦大駭云：鄭亦負我會銀二錢五分，二人相對嘆曰：生前負人些微，乃輪迴畜道，兩償其債耶！遂俱持齋行善。

重慶蹇公達爲山東僉憲時，偶得關王像一幅，摺置書簾中。是夜夢關盛怒責之曰：君得神像不敬，乃媒慢若斯！既覺，亦不爲意。其夜家僮夢周倉大聲叱之，語如前。奔以告公公，乃取其像，裝潢焚香致敬。是夕復夢關來謝，且曰：吾與君有緣，將同衙相處故耳。既覺，異其言，心惡之。速爲中丞撫順天駐，遵化入憲臺，則有關王祠在。其中云：相沿已久，莫之敢徙。公乃思前夢不誣。

且天下官治中。無有祠神者。獨此有之。始信行止皆前定也。

萬曆壬寅八月二十五日夜。福建地方見一長星。頭大紅色。尾尖白色。霹靂一聲。中裂開紅色。四圍白色。身彎能動。九月初八日夜。一星大如椀。色如血。頃刻分爲五大。各如椀。半夜合爲一。至四更復分爲五。至五更復爲一大。如米籠。鷄鳴時。又復縮如椀。

陳鑑與俞士悅少同補郡庠生。月朔昧爽偕入

學宮。行香路。逢燈籠百數。道路者皆負蘇州府執事。間聞一人先呼云。尚書都御史至矣。乘從悉隨。隘巷而去。二公意郡侯下學而返。殊恨來之不蚤。比至學宮。良久。郡侯始至。以是知前所遇陰官也。後俞位尚書。陳位都御史。

內黃民傅汝芳爲吏家。頗饒裕。有狐附其宅。駐前後几十餘年。日索飲食酒肉。但不見形耳。聲細如老女子。有客至。輒相對。酬酢命酒。酒至。輒盡視之。如滲去者。家無小大。皆呼爲老胡。常自

稱已九千歲矣。更一千年，便當通天時，與客戲。取其簪，或匿其履，問之，則曰：物原在也。再視，如故。性畏雷，每陰雨，輒令速具食，吾將他適。既霽，復還，問其何往，曰：雷公不喜爛我皮肉，暫藏地下避之。除夕，輒遠去，至曉便來，問之，曰：天神下降，不避，當剝吾皮，適已上天矣。問何故不他適，曰：凡人家先神不善者，不容吾駐，傳之先善人也。問雌耶、雄耶，我胡婆也。吾有一女，在某廟中，貢士段懷孝者，與傳善，至輒與狐語，因潛命燒。

酒欲醉而斃之。酒至，則不飲，曰：汝心大不善，欲禍我耶？問以吉凶事，不荅，曰：泄天機，雷將擊我。其家庄上有所使婢，一日至，但見兩婢，形聲衣服無別，互相撲擊，至室內而一瞥，不見婢，亦無恙。其家亦無禍福，十餘年忽歸去。

東郡太守葉天球者，性慘，覈少恩。遷兵憲，行至徐州，卒數日後，其從吏王某者亦暴卒。一夕而蘇，云：被追至城隍廟，罪囚甚多，俱伏階下。俄聞呵殿聲，有貴人擁蓋肩輿，至廟門下馬，城隍神

慶會 卷二  
出迎視之。乃葉也。坐定，神謂葉曰：「冤鬼訴君，甚衆。以君曾任官職，不可如刑，但剔一目可也。」遂見獄卒二人，挾葉左眼，出流血滿地。久之，葉辭出，神亦送之。願見王，曰：「此吾從吏，不合客死，囑神釋之。」神許諾，隨送葉出門，復呵殿而去。王遂得活。

嘉興某給事者，不欲名家，家居暴橫，凌轢其鄉。一日，縣令方視事，突有一人從中道馳入，問之曰：「城隍神令我借刑具，察之似中惡者，因令與之。」

且密使人覘焉。其人入廟中，因反扃其門，便作地。外人推不可開，但聞官吏決斷之聲，頃之厲聲唱曰：「追到某給事。」神大聲呵責，數四命鞭背，二百鞭已，命送獄。既乃寂然，其人遂蘇，復送獄。具還縣，問之，都不記憶。覘者密以告，令大驚，遣人視給事，方宴客無恙。至夜，客散，還戶一跌而仆，輿歸，但言背痛，明晨疽發，三日而死。降慶三年己巳秋，武城縣大水，七月朔日，至既望，水始消，其窪地深溝，盡異形，怪魚不啻千萬。

首如無鱗鮎魚頭皆硬甲其色蒼黑兩傍如蝦足者六身之下至尾兩傍皆紅鬣鬣又似足形水中搖擺甚急紅鬣皆見且大小長短有二寸一寸者一尾二尾者

嘉靖辛丑六月二十一日高唐州前大壁之北雨餘地中偶露一罍內有蝦蟇脊有白線地方馬秦因以獻諸州守宋淮命瘞之西城隅越三日直指至宋往迎之至博平暴卒識者以爲發此不祥因致祭返藏於故地及丙午歲同知房

宗道脩甬道復掘出月餘輒以事去官

諸城北七十里有小泥塚年代不可考塚週遭黑土如畫格然方正整齊中各陷以白土不相侵亂莫知其所以然人亦不敢發

諸城信陽里西北海東岸上有石床巨右平正上有巨人仰卧身長丈餘首乾趾巽腦跟脇肘痕皆入石數寸

諸城城陽社有倒井歆卧斜入如人攀倒之者泉甘冬夏不竭

萬曆癸卯正月大名民有結伴往泰山進香者其首周某歛衆白蠶私以低假易之中途市物不售衆尤之周拒諱仍誓曰吾若盜易爾銀當爲王靈官鞭死既達泰山祠畢下至山半周忽有所見哀呼乞命如是數四便失所在時同行萬衆皆聞殿上鞭聲及往尋覓周屍在崦谷中已死矣身上赤痕宛然

聊城民妻李氏性悍惡不睦其鄰少有犯者輒呪其稚幼赴火墮湯一夜夢神呵之仍不改李時產一子方五月甚愛之置炕上傍支鑊沸湯烹粥李暫出便旋其兒匍匐至鑊則失足墜湯中大叫一聲而止李走入視之比救出兒已熟矣

濮州北三十里地名柳巷口有張某者賣履爲活萬曆己亥忽有魅附其家不見形狀但聞語聲如老翁自言姓侯已九千歲矣舍中庭設帷幙客至與酬酢問禍福無不奇中其門如市人皆呼爲靈仙民有失金釧者問魅魅言某日曾

祭掃平曰然宅中惟一人不<sub>レ</sub>去者是盜也見藏  
在屋北隅火炕下往搜果得<sub>レ</sub>乃是日一小女不  
得出遊憤而藏之耳其他事多類是張妻獨見  
之與同寢處或云亦淫之凡三年餘張遂致富  
起大宅至壬寅冬辭去不知所之

萬曆癸卯二月二十三日夜太倉草場空中火  
發自上而下焚草六萬餘束既熄視所焚者皆  
成巨石大數十圍堆疊如山斧擊碎視之真石  
也問守者云倉中從來無石皆積年爛草耳不

知其故

隆慶間甘肅城場一角內小棺無慮數百啟之  
各有小屍男子幘頭紅袍束帶或官帽服色容  
貌儼然鬚髮尚存女子翟冠霞帔各長尺餘俱  
有骨襯一時甚驚駭時固始廖春泉逢節巡撫  
甘肅尋脩城命仍築置其中遣官致祭竟不知  
其故

莆中黃繼周嘉靖癸卯省試第一官至州刺史  
構一室甚弘麗落成之日夢一神人謂之曰好

看此宅此林太史宅也既覺心惡之不敢語人  
物色隣里亦無林太史者逾三十餘年黃年老  
子孫食指繁盛各分析居家計漸零落欲鬻宅  
而里人無能市者己丑歲春黃復夢前神人告  
曰林太史今至矣無何林咨伯堯俞登第選館  
職不十年竟得其居計黃得夢之日林尚未生  
也

響埠在諸城縣常山後麓且八九里人行其上  
鏗然有聲緩行如登樓閣急走如擊鼓鞀

萬曆丁亥秋有龍起於嘉興之城西河畔有三  
塔寺塔上鐵頂各重數千斤一時吸去三十里  
外地名斗門置之地上行列如豎入地深數尺  
許

永福庠生謝湏忠徵租於候官縣弓山地方父  
住莊上獻歲宰猪剖腹刳腸出腸登机猪復投  
地躑躅奔走不止一市大駭萬人聚觀中一人  
曰此猪曾許下橋殿將軍疑此爲祟急以他猪  
酬之乃斃



嘉靖乙丑歲。固安縣建關王祠。祠成。中丞蘇公繼臯爲之扁。曰：漢關侯廟。是夜夢神持刀來責。曰：吾已封王爵矣。奈何復侯我乎。丞易之不者。且斫汝頭。夢中窘急。應之曰：王在漢故侯耳。侯而係之。以漢寔錄也。何傷神。乃去。既覺。驚怖發狂。累日始復。

固安劉養浩舉孝廉爲郡丞。少時如廁。輒以殘束拭穢。如是數年矣。一日夢一老父衣冠甚偉。直至其前。曰：子今後勿以本紙上廁。遂驚覺。自後不敢復用。

新淦孝廉張堯文偕兄於己卯冬上計。至桃源而堯文病且死。同舟諸孝廉促發。不能相待。兄不得已。舁至岸上。關王廟傍。氣已絕矣。兄日夜涕泣禱於王。是夜夢神告曰：張兵憲當更生。且勿歛。家人驚覺。候之。惟心尚暖。爾張既死。恍惚如夢中。行三晝夜。至崑崙山。觀河源。適有天符。命已爲河神。而業有神位已之上。不欲就職。力爭。久之。神曰：當俟河決時奉致耳。既出。皇惑無

所之忽見一天神赭面長髯騎馬手執偃月刀叱曰汝何得至此提其髻離地尺餘疾馳而還至故處推落一深塹而蘇死已十八日矣遍體皆潰爛傳藥百日而後能起後舉癸未進士至壬寅歲以衢州守拜臨清兵憲時適開黃河既泄任三日至河上謁少司空歸至朝城疽發背而卒。

順天府西史家營大山峻峭有石如臼傳仙人隱所臼產米日取不竭寺僧憚險阻鑿穴通之穴成而米不至。

得仁務陵在灤縣涼鷹臺東三塚相望有臺隆起古洞深邃人以燭行里許見火熒然什物俱備擲之以磚其中萬矢俱發大懼走免。

一酒直見蒼蠅投酒甕即取放乾地以灰擁其體水從灰拔蠅命得活如此日久救蠅數多後爲盜板無能自白獄將成主刑者援筆欲判決羣蠅輒集筆尖揮去復集因疑其冤詳問之則誣也呼盜一訊而服遂得釋歸。

朱參將冠山東人督兵守臨山一日過謝尚寶  
飯之筋不舉牛肉值倭奴犯江北督兵自高郵  
涉湖大風陡作舟溺十餘艘自度不能免焚香  
祝天風漸微諸人依溺舟近岸若有扶持者登  
陸盡舟乃沉朱不忍食牛并拯舟人數十命今  
以良將顯。

萬曆乙酉科應天府庠生李鎰祈夢神祠夢與  
楊應文同榜楊名下大書祖父陰功浩大六字  
更畫一牛像在傍李查訪庠籍有楊應文姓名

謂同中及歲試楊生不得科舉入場李快快自  
矢洎揭榜復有楊應文同登乃常州無錫人也  
因詳叩楊氏前代陰騭事楊云其家不宰生食  
牛已三代矣。

會稽陶師賢過壯無子有族弟素為仇隙不往  
來者十餘年一日陶閒行水濱見鱉與蛇交俄  
而蛇去漁者獲鱉市之陶心念聞鱉與蛇交者  
食之殺人遂隨漁師所之既入城適族弟家奴  
持錢易之歸而告妻妻驚曰仇私怨也此而不

告必至滅門。奈天理何。陶矍然馳過其弟。弟以仇之深也。匿弗敢見。隔門問來故。陶具道所以。試問爨下鱉已熟矣。召犬與食之。立死。妻子出環泣羅拜。遂相好如初。師賢歸。是夜其妻夢人授以嬰兒。遂有娠。生男。即文僖也。子孫簪組蟬聯不絕。皆其後云。

成化間。易貴守辰州府。有窶人擔紙勞困。息肩路旁。不覺寐熟。而緜爲盜所竊矣。訴於貴。即使人擡失紙處一石到府。至階下杖焉。入門擁觀。

者如市。遂閉門量罰。入門者以資窶人。復密詰曰。汝紙有識乎。曰有。遂俾潛住於府。至數日出。公牘多買諸賈人紙。比送至。即令各書姓名于上。乃召窶人認之。果得原紙。盜紙人伏罪。

弘治間。郭彭祥守眉州。問刑。明決鄰封合州有兄弟二人。兄宦別省。其貲每托弟携歸。置產券俱弟收掌。兄卒於官。嫂扶柩歸家。弟絕無所與。又無籍可稽。嫂訴於州。屢訊不服。乃越境訟之。於郭。郭即隱告者。取獄中賊指板其弟姓名同。

盜其處財物移文本州及械至詰曰汝與某人為盜得財致富其弟泣曰某田某宅俱吾兄仕宦所得者置之契券俱在具狀甚詳一一錄記乃出其嫂語之遂款服悉還其產

吳人張舉為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烧舍乃詐稱火烧夫死者夫家疑之詣官訴妻妻拒而不承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仍積薪燒之察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果無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

萬曆戊子年閩縣時昇里有蘇四者與同里人葉五幼相善後葉往建州客死蘇不知也六月間蘇四進城邂逅葉驢甚葉五即邀入酒肆餽饌皆冬時物訂之同往建寧經商蘇遂歸辭其嫂葉與俱反但不入其門蘇盥浴葉從門外促甚亟遂由南臺抵洪塘至下浦時已晡矣蘇心眼朦朧如在黑月中行不覺入地隊中偶見一人狀貌奇偉銀盃金甲葉即逃走蘇亦却步尾之神以掌掌蘇蘇遂失葉如夢覺循身畔四壁

員洞如盎中。但耳聞譙樓已三鼓矣。時郡守江公禱雨，鈞龍井印封牢密，越三日復向井中觸龍。聞有人聲，啟視之，綆而出，叩之始道其詳。方知酒肆乃陰市，葉五乃死友也。聲聞郡中，以爲怪事。

嘉靖間新安一商，父客姑蘇家，止一妻，忽同里客歸，商以囊金遺妻，且寄問云：非父且歸矣。同里至商家門，方扃時，盛夏，妻坐屋簷梳洗，乳有紅痣。同里視良，父方叩門，驚起避之。同里致夫

意，且遺囊金。妻拜謝，具飯，且寄聲。夫言家中無恙。父之同里至，只言內君甚適，謝之。良父曰：我有一言，爾無怪。爾內君我與狎矣。商曰：下無妄言。曰：爾不我信。爾妻乳有紅痣，可徵也。商面赭，無言。遂治裝歸。道中購一利刃，携之歸。至家二里許，一林中遇妻，盛服而行。商曰：爾將何往？曰：母有疾，將歸寧。商給之一僻處，以刃斷妻頭，棄之去。至家叩門，妻知其夫至也，嬉笑出迎。商見之大驚，曰：適林中所刃者，非子也。妻亦怒曰：子

別二年而歸刃我我何負子商已心疑而面視室中有所供大士像血痕尚鮮几上遺一刃乃自吳中所携者商知妻有寃抱頭哭具言所以妻亦悟夏月屋簷梳洗同里竊窺之耳居無何復至吳同里見之曰爾前行迫失告一言恐爾夫婦參商亦爲言故商心怒之遂與絕

嘉靖間京營一卒方採樵野外是日歲除忽大雪塞逕卒度已日暮遂趨至一廟中避雪廊廡圯甚方踟躕簷下覓燈火見二道士立雪中語

其一已別去一道士且行卒褰其衣曰師何往吾將隨之道士不應卒挽其衣行雪上良久至江邊道士語卒曰子無隨我遂浮江而過飄飄飛仙也卒驚愕久之順江行數里聽城樓已三鼓是爲維揚踐更卒叩之云自京中來恠其妄誕遂白郡縣械至京營計其時日卒除前尚在伍往返不一月云

萬曆戊戌末年縣臨洛關民王某家事頗饒有狐降其室但聞音響不見其形時時需索飲食

亦時有所贈送。其友郝醫官拉王至家。客語曰。渠若求酒。何不置藥毒殺之。王不忍也。居數月。郝隨衆來觀。怪大言曰。郝某汝來平。汝何故教人毒我。我豈不知汝行事乎。因歷數其平日陰事。郝大駭走歸。一日告主人欲行。吾有弟取婦。暫歸逾月。復至。大笑曰。弟取婦甚拙。因擲綉鞋。數事示人曰。如此拙工。寧不笑人乎。其家以無禍福。供養不怠。至今猶存。

登州司李冀述臨漳人。自言未第時。至永年宋某家讀書。其館在孤村之北。荒涼尤甚。入夜欲睡。宋有二子恒攪其眠。一日黃昏乘其出。即拒戶寢。俄頃聞外戶開聲。又聞撥扃聲。倏入戶矣。心疑爲怪。又疑宋氏子來。覲之。面壁堅卧不動。其人立牀前。有頃。又伏床下。如是數四。遂以手撫冀面。循其體至足而止。冀不爲動。又立牀前。食頃曳履而去。冀猶以爲宋也。比明起視。則門扃如故。問宋原未出戶也。始知爲怪。冀登戊戌進士。



世宗時。祀元始天尊。適內苑得白龜。內出一對。子與分宜相云。洛水神龜獻瑞。天數五。地數五。五五二十五。數統於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分宜相對云。丹山彩鳳呈祥。雌聲六雄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聞于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

尤大將軍繼先騎射絕倫。有把總吳某者。欲甘心焉。一日尤方校射。矢不虛發。坐客贊賞。吳忽挺身出曰。善哉。主將之射。堪與某角矣。尤怒其

狂。遂與對百步之外。吳曰。吾先發。欲中爾左目。尤謾應之曰。吾欲中爾右目。既吳一發而中。流血淋漓。尤殊不動。拔箭出呼曰。爾若逃。箭當按軍法。吳懼不敢動。既發則穿。吳右目透腦而出。五十餘步。飲羽於石。吳遂死。而尤竟眇一目。後為名將。虜畏之。稱為獨眼龍。

福寧民夏某者。生一子。方五月。其母襁之於背。往溪邊擣衣。失手杵擊兒額。兒死。夏聞怒甚。欲殺母。伴不介意。翌日誑母往舅家。先藏利刃。出

谷間至中途詒毋少俟逕往取刃手入岩際忽  
有大石從山巔墜下正壓其臂伸縮不得大呼  
求拯毋聞聲往視亟呼人集欲昇其石臨動輒  
有雷電轟擊莫之敢近痛楚彌日具說所以經  
十餘日風侵日曝殆非人類復有烏鵲百餘飛  
來啄齧驅去復至至於蟻蚋羣集困苦備極半  
月後乃死。

廣陵民程氏夫婦性嗜鱉一日偶得巨鱉囑婢  
脩治時暫出外婢念手所殺鱉不知其幾今此  
巨鱉心欲釋之吾甘受筆撻耳遂放池中主回  
索鱉對以走失遂遭痛打後感疫疾將死家人  
昇至水閣以俟盡命夜忽有物從池中出身負  
濕泥塗於婢身熱得涼解疾乃甦愈主怪其不  
死詰之具以寔對主不信至夜潛窺則向所失  
鱉也闔門驚嘆永不食鱉。

謝文正公冢婦徐氏偶見隣屠賈操刀將宰  
一犝牛牛輒下淚問其價若干即與易之三月  
而生犢其後產畜無數蓋天與其善多產以報

因戒子孫不得食牛。

嘉靖乙卯胡鎮撫賢統兵禦寇至臨山少憩樹下見屠兒將椎一牛一犢尚隨乳將利刀嚙至車溝中以蹄踏沒泥中屠兒遍索不獲胡語其故竟殺牛次日胡沒于陣。

萬曆癸巳七月霸州江氏書屋壁上懸古劍一口。一日大風雨震電屋瓦皆飛有龍起自鞘中火光滿室鐔缺皆鎔化穿屋角昇天而去室內圖書俱無恙。

萬曆丁未四月內有海鯨大如牛船入江至洪塘金山塔湖暴鬣數日衆以爲怪莫敢取經五七日人見其由磨心塔出海灣有二汊港閣淺復入峽內至今未出不知潛在何許好事者競傳以爲海龍王使者近書於古靈王云未經月水漲五次。

南樂縣西有馬神廟素傳有狐妖有魏生者素不懼鬼因人言直携襪被往宿至中夜忽聞開門聲生呵之曰狐怪來乎倏已至前則十八九

子也。容色絕代。自言其家女。因父母責。逃至此。生半信。且疑。因留宿。撫其面。戲捉其兩鬢。曰：「汝是狐精。敢來魅人。叱之數四。女大叫一聲。走出。月下視兩手。所捉皆狐毛也。始驚懼。走歸。病數月。方愈。」

南樂民丁。三畏者為掾史。萬曆己亥。有神降於其室。紗帽朱衣。偉然丈夫也。常索酒食。丁家有少婦。恒與之密。亦時將物與之。家以是頗饒。自言我客官也。每歲兩度至。至輒有貨物相贈。盤桓月餘始去。

固安民朱某者。有少婦。為妖所據。衣冠如常人。出入無忌。萬方禁之。不可得。適張真人來朝。朱走京師。懇之。張與一符。令施置門外。如其言。少頃。怪至。大笑曰：「是何為者。取而裂之。朱益恐。又往見張。張又與一符。令施大門外。如其言。少頃。怪至。又大笑曰：「是何為者。又取裂之。忽大霹靂一聲。擊一黑狐死於地。自是遂絕。」

魚臺隨僉憲府家居時。其隣邑友人家。為狐所

宅問吉凶者往祈之。其應如響。人呼爲老僊。隨往觀焉。主人向東密念咒語。頃刻而至。乃一衣冠士人也。應對明爽。叙寒暄畢。却入簾內。掀簾視之。闐無所覩。但聞聲耳。隨問從何來。曰。在東南二千里外。問年幾何。曰。二百餘矣。往時濟寧有老狐。傳易經者。是吾祖也。蓋當時濟寧曾有是事云。隨又問君祖那得易理。曰。吾祖曾在白鹿洞中。聽朱晦翁及陸子靜講易。遂通太義耳。隨臨去。曰。謝君相訪。奉贈一丹。隨問何丹。笑曰。

仙丹豈不識乎。然今未可與君。十日爲期。但誠心勿悞也。隨旣歸。心計曰。野狐安得有丹。過十日往訪之。則不復至矣。村人有失牛者。往扣之。曰。牛固在也。過數刻則殺之矣。問在何所。曰。吾不言。言則盜牛者禍矣。但吾能爲若致之。少選大風晦冥。一牛轟然墮地。則已被縛矣。此萬曆甲午乙未間事也。

侯官柯嶼有農者。白二天旱在上浦洋。踏車灌田。辛苦露宿於浦墜草坂。復有農者林一亦在

洋視水行經白二睡處屢喚不醒時夜半風涼  
月明如晝據坐田間熟視睡狀見一童子從鼻  
中出由足下地經一車頭小溝驚礙不得前適  
風吹一稻稈橫水面履之而度前有青竹挂金  
紙錢在秧地上復低頭取之已復將稻草心串  
水中落葉而反童子初只寸許後漸遠漸長如  
人及至舊車頭小溝處稻稈已被風吹直不得  
過復從他路經歷艱難尤甚急至身上復從鼻  
入而白二遂吟語而甦道夢中過一獨木橋甚  
驚遇一大人尾而行道拾金錢數十見水中大  
魚取之而歸歸而斷橋已仆歷盡海角天涯勞  
苦倦極背汗如漿林一乃知向所見者白二之  
游鬼也。

內黃人朱冠爲縣博士性落鬼嗜酒不治家人  
產鄉里姍笑之一日病死逾日復蘇云身如夢  
中被追見閻王閻王檢簿久之曰錯矣命放還  
朱告以已貧苦今既死不願生王命人引視後  
殿廡下有缸十數悉盛酒滿其中曰此皆爾

之食料。今尚未盡。何便死。隨被推入缸中。遂活。因復縱飲。至五年方卒。

萬曆戊戌秋。武安民喬某者。夫妻相向坐其床上。絮被無故自起。四方齊一如人牽之者。離地可三尺。徐行出門。至屋上而止。一家驚懼。亦無吉凶。

武安民王二傭販爲生。家稍充足。萬曆十二年夏。室中火無故發。有孩子數歲。卧於床。床席俱燬。周圍去孩尺餘而止。肌膚無損。有布袋盛米穀。掛梁間。米穀成灰。而袋亦不燃。室傍一櫥盛衣物。發視之內。物皆焚。而櫥不焦灼。

大名崔維嶽爲淮安郡丞。言其所親頤某者。失其名爲茂才。性不嗜酒色。年二十餘暴死。至一殿下。殿上有據案坐者。是其中表兄。見頤大驚。曰。汝未合來此。必業鬼。往追問。是何處。曰。此陰司也。可速歸。因執手送出門。門外輿中有群婦人。過一婦甚姝。見頤而笑。頤問兄。此何人。兄曰。此人與弟合有一宿之緣。故耳。因問萬事皆注。

定不曰曰定曰如某性不飲酒亦注定乎。兄命取酒祿簿示之。至頽獨無因苦免。兄令加之曰。此天曹事。豈可矯僞。若之再三。乃命筆加兩點曰。此自足矣。又問功名有定乎。曰。定命取功名簿。閱之曰。子數年當食廩。又三十年而貢。貢爲無錫縣主簿。爲簿之後。方與前婦人了。此緣耳。言畢入內。頽遂甦。自是能飲酒。然不能過二十杯。其後貢爲主簿。一如其言。比運糧至京。宿旅店。有一娼宛如夢中所見。遂與狎。一宿而卒。以

此免官。

南樂民張亨。常爲陰司勾事。俗謂之活急脚。其妻弟韓。一年少不羈。時時求張欲與同往。其父母不可。韓求不已。一日張赴冥。韓亦隨之行。至一城甚壯麗。守門者呵之。不得入。張語韓可少待。予入了公事。即出張入。久不出。韓徬徨無聊。忽見一車載群婦人南行。婦甚麗。以手招韓。韓悅之。遂上車同行。比張出。不見韓。以爲歸家也。比活視韓。則屍且僵矣。妻父母大詬張。張曰。母



恐吾往覓之復入冥。至前所立次，問居人居人。有見者，具言所以。亟南行追之，則已入城南民家爲豬矣。張復甦，跡至民家，問君夜來豬產子乎。曰：然。昨得豬十牝，而一牡。張以錢市其牡者。民固不肯，因具言其故，乃與之。張袖豬歸至家，將豬口向韓耳畔，極力擊之。豬大喚一聲而死。韓蹶然甦，驚問所以。張出豬示之，曰：此子化身也。怖惋累日，終身不食豕肉。

萬曆乙亥，樵李沈文銳家居臨河場中，有石碾重可千斤。一日沈方晝坐，忽見石碾無故旋轉，如人推之，徑入水中。食頃從水中復出，止於故處。是秋家中槐樹結子，皆成豆。人取食之，沈亦竟無禍福。

嘉禾陸成山太學，夏日食煮鷄子，已熟置几上，將脫其殼，忽殼內作小雞聲。陸驚怪，以付奴食之。居三日，其三歲子死於痘。

隆慶初，山東肥城縣民姜恭，年一百一十一歲，妻亦一百七歲。子年八十五。知縣顧庭召見之，錫

以金帛復其役。

雲間人喬某者以醫爲業家奉祀呂純陽甚謹一夕夢呂謂之曰水上浮萍甚能愈疾幸多致之及覺併力收積至數十車是冬大疫十死八九凡請喬診視者藥中加萍一撮無不立愈其門如市遂致萬金之產疫過後他醫有以重賂請其方者比用之都不得驗。

雲間潘觀察允哲爲御史日人以有古玉面書來售者以數銀獲之其文皆柳葉篆不能別至

家携以示人有博古者辨其字爲雪堂且曰是必蘇長公物長公嘗任黃州而黃有是堂也公亦不以爲意未朞年出守黃州登雪堂矍然有感因出以示寮屬且嘆事之不偶遂就其文摹而大之以扁其堂公子雲樞倅東郡時余聞其事以質之信然兼出圖書說之螭紐方印色沁血斑斑然亦足寶也。

費縣定慧寺一方大刹也四無居人林木可怖許襄毅公巡歷去寺二里許偶有三蛇當道逐

之去而復來仰首若哀訴之狀。公驚異乃命之曰。若有冤抑當指所向。吾爲汝白之。蛇乃踴躍先行。至寺傍一大水坑中。不出。公遂駐節令人泄去坑水。三屍宛然枕藉於中。取寺僧鞫之。則利其所携致命者也。僧遂伏辜。人以爲神。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父將塋祖。已擇日矣。忽夜夢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明日。要作尊大人之藏於某山之原。吾九族居此已數百年。望緩三日。吾當徙避之。言訖辭去。明日起土得一穴。濶

六尺許。中有赤蛇千餘尾。其一長數丈。蓋所夢朱衣也。先生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不憶夢中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直指先生家。時母方妊。後數日先生生焉。厥狀甚異。舌能館入鼻中。宛如蛇狀。後遭靖難之變。竟赤九族。

塵餘卷之二終

寬政八丙辰季冬

京師書肆

二條通柳馬場東之町

林 伊兵衛

新町通二条下町

武村甚兵衛

二條通新町東之入

武村新兵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